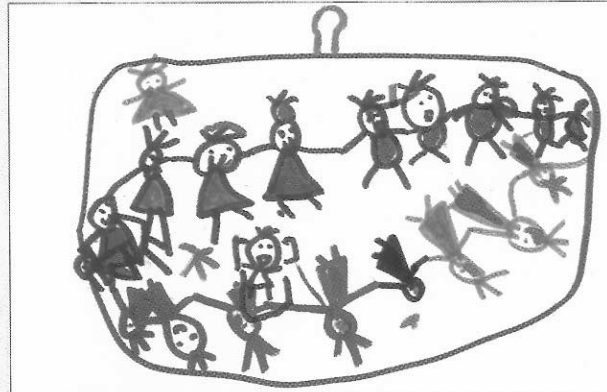


# 兒童繪畫與自我



## 調整的關係

范瓊方 ■ 美國匹茲堡大學藝術教育博士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助理教授

心理學家藉由充滿創意和幻想的兒童畫，以探討分析他兒童的情緒(emotions)、自我的概念(self-concepts)、和人際互動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的方式，已蔚成一股盛行的風氣。孩子們很自然的透過繪畫表現，來說明他們所觀察(observe)、探究(investigate)和發現(discovery)的事物，一如梭茲沃斯(Southworth, 1982)所說「繪畫引導著孩子的眼睛去看所發現的世界。藝術是一個很獨創的視覺樣式(a visual mode)，也是一種視覺語言(avisual-language)的象徵」(p.219-218)。然而，孩子發展視覺語言就如同發展他們的語言一樣。孩子藉著豐富的想像力，以符號來呈現視覺語言，他們也學會了如何將內心世界轉換為象徵符號(symbols)的表現，與學習如何運用藝術為一種強而有力的溝通工具。而這種象徵符號的形成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概念的形成先於表達。梭茲沃斯(Southworth, 1982)主張「符號是聯結個體的想法，且以象徵化的傳達而已」(p.225

)。另外，拉克-赫洛威日(Lark-Horovitz, 1967)等學者的研究指出，孩子的畫不但是一種記號或是象徵符號(a sign or symbol)，以呈現潛藏在視覺內的概念，但是完全不同於一般所謂對事物獲得的概括性的單一認知經驗所形成的概念(concept)。因此在孩子的畫中，運用了象徵性的符號來說明每一種表達和形狀的意義。

在孩子的成長中，繪畫具有獨特的意義，繪畫就像是聯接孩子的內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一座橋(a bridge)。因為孩子較難用口語來描述他們所看到的，但是他們的確能夠運用豐富的想像力(images)和符號(symbols)，藉藝術作品表現他們所意識到的世界。事實上，個體的意識(consciousness)是由於感受(feelings)和觀念(ideas)形成的。因此在個體的認知架構上形成不同的心理圖片(mental pictures)，而這心理圖片也是心像(mental image)的一種，藉著藝術作品的創作與人們進行溝通。明顯的，「意識的轉換作用是一種想像或是心像，而這種轉

換作用提供孩子很特別、且很個人化的機會，來運用和接受他/她個人心靈世界和物質世界結合為一體」(Southworth, 1982, p.225)。

藝術創造活動幫助孩子得以表徵他們的想法(thinking)、情感(emotions)和想像(imagination)。孩子經常在遊戲和言語中，使用象徵符號來命名或溝通其內心世界。藝術之一 --- 繪畫結合了身體的(physical)、理性的(rational)和感性(emotional)等方面為個體的覺知(awareness)。孩子也會像大人一樣帶著「面具」(mask)般地掩飾他們的情感和不愉快的經驗。透過了藝術活動中，不知不覺他們脫下了面具，而在紙張上展現了真正的自我(true self)。藝術是聯接自發性的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與創作的作品。因此，創作經驗提供了一個機會，以促進孩子發展更積極的自我概念(positive self-concept)，從藝術經驗來傳達他們的觀念。

根據維考夫斯基(Vygotsky, 1962)的假設，自我中心語言(egocentric speech)是一種思考的工具

而能夠幫忙孩子計畫進行活動與解決問題。維考夫斯基在一個實驗過程中發現：當一個孩子迫使面對一些障礙或困擾的情況時，孩子會大聲地說話，也許是對任何一個人說話；也許是自言自語地對自己說話，而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以繼續來完成他/她的活動。因此當孩子承受著不愉快、或不舒服的經驗時，他/她可能表現著攻擊性(aggressive)的行為，也可能藉著一些藝術活動來釋放其感受或情緒。甚至於孩子也可能使用一些象徵性的活動來傳達他們的情感(emotions)。也就是說藉著創作的表現：如雕塑、繪畫、舞蹈等等，而給以故事性(storytelling)的表達方法來陳述個人的感受。維考夫斯基(Vygotsky, 1962)認為，所謂孩子的有聲的自我中心語言(vocal egocentric speech)一如成人無聲的內在語言(the silent inner speech)，是一種思考工具。基本上，自我中心語言和內在語言是結合在一起、且相輔相成的發展：「因為個體使用了自我中心語言，在無形中發展為一種內在語言，而內在化(inter-internalize)為無聲的語文思考(silent verbal thought)」(Trimbur, 1987)。甚至由於自我中心語言的使用，孩子學會內在化的思考模式，不需要以發出聲音來提醒自己的言行，只需要以無聲的方式告訴自己，一如內在心理過程的無聲語言交流，而自我中心語言往往被社會化(socialized)。當孩子學會自我中心語言轉換的經驗(transitional experience)，也就是他/她明白，跟別人說話與跟自己說話的不同之處。

一般而言，年幼的孩子在他們獨自活動時，喜歡大聲的說話(talk aloud)，似如一種自我中心語言(egocentric speech)般的自言自語。往往在自言自語地跟自己說話而命

名所創作的主题。歐姆洛 Ormrod(1995)在研究 Vygotsky 的認知發展理論中，闡述所謂的與自己說話(self-talk)意指孩子大聲的「告訴自己」。另外，所謂的內在語言(inner-speech)是發生在孩子暗自地告訴他們內心的一種過程，而不是僅僅只是以口頭有聲的語言。透過了這種內在化自我中心語言的經驗，孩子們在無形中，學會了如何運用內在語言，而逐漸的在思考上形成一種自我引導(self-instruction)的模式。

在孩子從事藝術活動的過程中，更重要是培養孩子學習自我控制(self-control)與自我調整(self-regulation)的經驗。孩子從藝術活動的經驗中獲得了相當大的表達個人的感受和情緒的滿足感(satisfaction)。所以在自我創造的天地裡，提供孩子可以表達自己認為重要的人、事、物的一種管道。因而無形中，孩子學會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而且以口語或圖畫的方式來展現其個性(individuality)。孩子所獲得的滿足感是來自於他/她完成了自我調整的經驗。就如羅恩菲特和布利坦(Lowenfeld & Brittain, 1982)主張孩子一旦有較積極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將有益於孩子在較深層面的藝術表達和其它活動等的學習。

在此介紹一位孩子如何以繪畫活動來運作自我調整的成效。以這一位四足歲女孩的五張畫來進行討論。這些圖畫是她剛轉入一所新的幼稚園，第一個月左右所畫的圖片。在這期間，她面對這個新的社會生活環境的確有適應上的困難。她常向媽媽抱怨在新的環境中沒有朋友，以及對以前幼稚園朋友的思念。每一次要上學時總是不太願意、不太歡喜去幼稚園。但是聰明伶俐的她知道媽媽要上班，不可能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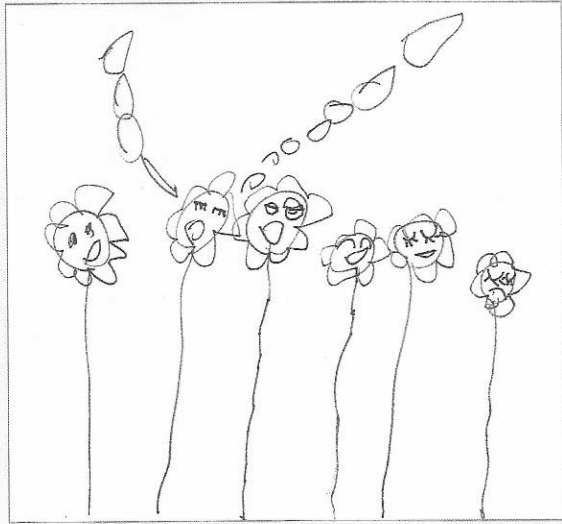
媽媽的身邊。因此每天上學前媽媽總是要哄她好一段時間，她才願意去幼稚園。之後，她的母親將這困擾的問題提出，請我給她一些意見以協助她女兒早些適應環境。

由於我與個案的家庭蠻熟悉的，經常去拜訪他們。某一次的聚餐後，個案的母親拿出她兒子和女兒的圖畫讓我欣賞。兩位小朋友都非常喜歡畫畫。於是我提議請個案畫一些在學校裡有趣且好玩的事。她毫不思考地全心全意的畫了好幾張畫。除了她豐富的內容設計，我可以觀察到似乎她完全地將自己「現況」的心情感受描繪在紙張上。個案非常喜歡拿她的畫來告訴我她畫的內容和幼稚園裡的生活。數次說她不喜歡去幼稚園，因為她不認識其他的小朋友，也沒有人與她做朋友，她好孤單喔！我試著去探討她的畫與她沮喪的心情，事實上，無形中她已透過畫畫的自我表達經驗，而達到宣洩心中不悅感受的功效。經過觀察個案在畫中所呈現的象徵意義，與其母親進行討論。建議個案的母親提早些到幼稚園陪伴她一會兒，以及請老師幫忙找數位活潑些的小朋友主動與她做朋友。結果是，個案在繪畫的活動中，透過自我中心語言的表達來解決她內心的苦惱，不斷地內在化所表達的語言，而形成自我引導式的內在語言，而達到自我情緒上的調整效果。現在將個案五張具有特別意義的，逐一解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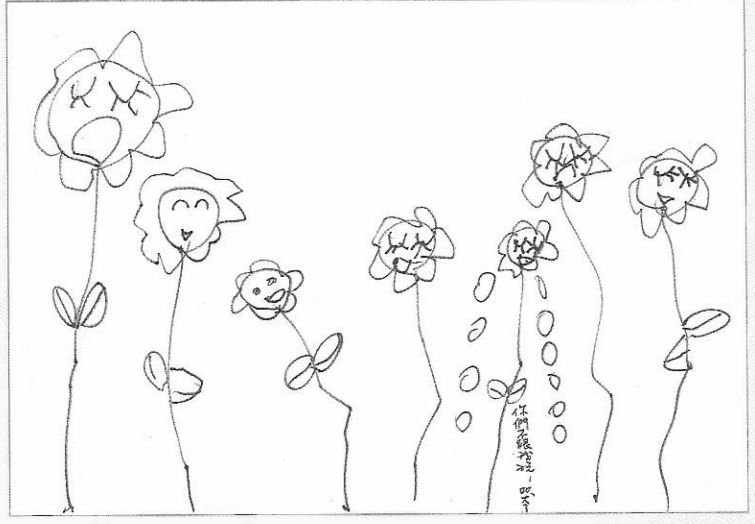
## 圖畫一和圖畫二的解析

個案使用花朵來象徵她的感覺。她說大多兒花兒都很快樂，只有一朵兒很傷心難過，因為沒有花朵要跟牠做朋友。明顯地，她將自己在幼稚園裡的孤獨感藉由那一朵傷心的花來象徵孤單的自己。這種





▲圖一 這位小朋友以花朵為象徵符號，來表達自己在新的幼稚園不適應、孤單的心情感受。



▲圖二 許多花朵在一起好快樂，但是花朵們不跟我玩，我一個人好難過哭了。

現象允許她的表達情感的方式，而能夠被任何人所接受的。也就是說，她運用了她最喜愛的花朵，而想像為自我監視(self-monitoring)的一種象徵符號，以疏導她的問題存在。同時她在每一朵花內畫上了人臉的模樣，唯獨一朵嚎啕大哭、淚飛滿天，正是象徵著不愉快的她。在兩張圖畫中，每一朵花都是分開，而且沒有任何互動的現象，這可能是在視覺上透露著她在幼稚園的孤獨感的一種隱喻現象。根據藝術治療師如巴克(Bunk, 1992)、伯恩和考夫曼(Burns & Kaufman, 1970)的研究指出：當孩子在圖畫中畫了許多的花朵兒可能是這孩子需要被愛和關心的一種視覺上隱喻(a visual metaphor)符號。個案從畫畫的活動中，不時的跟自己說話的現象，也不斷的使用象徵符號為情緒的導向，從有聲的言語表現，而漸漸地內在化她自己所說的言語為一種內隱式的語言思考。如此過程在個案的認知中也形成了一種後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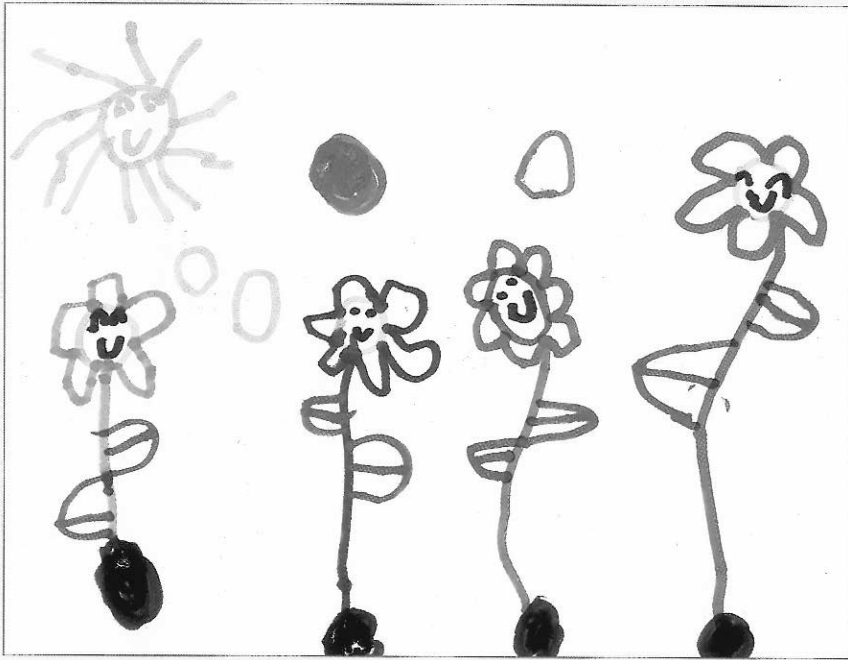
認知的自我控制(metacognitive self-control)方法，而不斷改進消極的心理為積極的心理狀況。經過個案的母親、老師與我共同輔導了一段時間後。個案的圖畫開始有了相當不同的表現。

### 圖畫三和圖畫四的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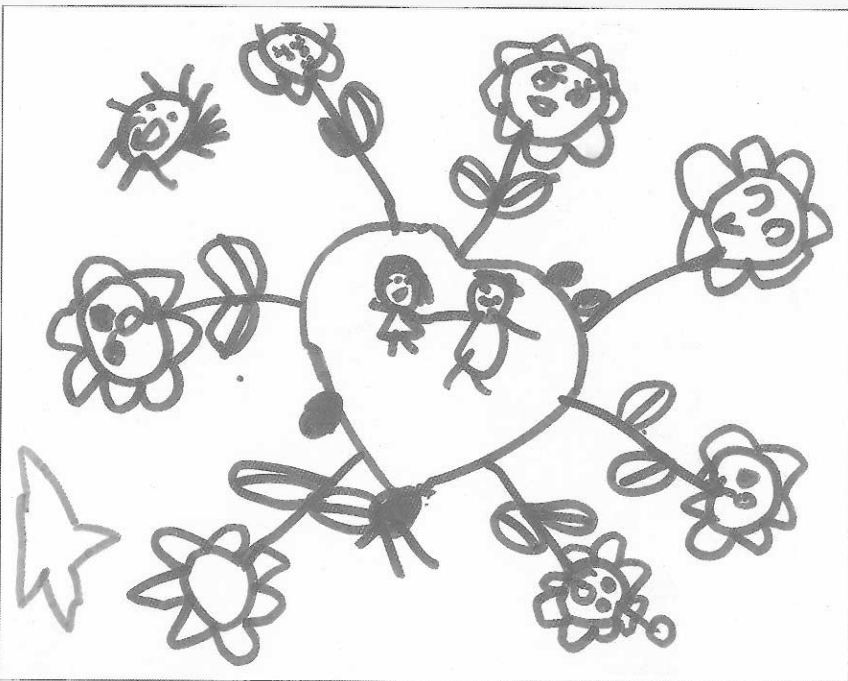
個案在言談中，較喜歡提到幼稚園的生活點滴，也表明了喜歡去上學是因為她有了一些好朋友喜歡與她一起玩遊戲(見圖三)。可以發現在圖三中的花朵都是快樂的臉蛋兒，笑咪咪的太陽公公也出現了，這些象徵性的表達，似乎隱喻著個案在此階段的心情是快樂的，對幼稚園的社會生活也逐漸地適應，而感到溫馨與愜意。在圖畫四中，她畫了許多的花朵都在愛心的形狀外圍成一個圓圈圈，而且在愛心裡面畫了兩個人，一個是她自己；另外一個是她的好朋友。太陽公公也在一邊陪他們遊戲。在這兩張畫中

她仍然使用象徵符號：花朵、人臉、太陽公公、愛心、圓圈圈等以表達她的感受，與控制她的情感。

自我控制是一種促進個體自我調整的技巧，且幫助個體的行為表現改變為可接受和期待的標準。自言自語(Self-talk)的現象在孩子繪畫時，是常有的情形，而且對孩子而言，這種自言自語的現象是孩子處理自己在情緒上所遭遇困擾的一種自我控制技巧。藝術創作的過程就像是一面鏡子，能夠反映著孩子的許多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與內心思維(intrapersonal)過程的資訊。因此孩子在繪畫表現上可能會發展，或是發明屬於她們自己的象徵符號，藉著創作的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的經驗來陳述他們的感受與認知。很自然地，孩子運用各種不同的線條、色彩、形狀以傳達他們的情感和想法，於是在不知不覺的從事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卻執行了一種利用藝術為思考上自我控制(self-control)的技巧。而這些藝術媒介



▲圖三 在母親和老師的協助下，這位小朋友逐漸適應新環境了，瞧！這張畫中的花朵不再哭了，好快樂的畫面。



▲圖四 這位小朋友認識了許多朋友，也有了好朋友，她每天都好高興到幼稚園。

物(media)如紙、筆、黏土、原料、色彩等等變成了孩子進行自我控制的經驗的一種工具。

### 圖畫五的解析

將近一個月的輔導，個案恢復了昔日快樂的歡笑，也能夠積極的參與班上的活動。以圖畫五的內容而言，個案不再使用象徵符號 --- 花朵，而是直接的畫出許多小朋友圍在一起。圖畫的內容是個案與其他的小朋友們一塊兒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個案說她是那一隻小老鼠，其他的小朋友則圍成圈圈保護她，以免被圈圈外的大貓咪抓走。由這一張畫的內容隱喻著她已經被班上小朋友接納，而且互動得很不錯。

在個案畫畫的過程中，她不時告訴自己要怎樣畫、或是要如何的表現出來。一旦完成了一張畫的時候，她興高采烈的告訴我或她的父母。透過了畫畫過程中，自言自語式的自我中心語言經驗，發展為一種內隱性語言(inner speech)，而疏導了她內心的困擾問題。藝術創作活動如繪畫是一般幼稚園、或家庭裡最容易進行的活動，以幫助年幼的孩子學習如何在面對一些不愉快事件發生時，而能夠實踐自我調整(self-regulation)的功用。自我控制的調適方式一如在藝術活動中所表現的昇華作用與投射作用都被視為是一種自我調整作用的工具，以促進個體將負面、消極(negative)的心理或情緒，改變為較正面、積極(positive)的心理或情緒狀況。這種在個體的心理或情緒上產生的自動地平衡經驗是定義為一種樂觀情緒狀態的「調整平衡(regulatory equilibrium)」(Sander, 1988)，而此現象的出現也被認為是一種「非活潑的警覺性(alert inactivity)」(Beebe



▲圖五 這位小朋友每天都歡天喜地和其他的朋友現在班上她逐漸是受歡迎的一名，是她和小朋友們在玩貓捉老鼠，她是可愛的小老鼠，以免被圈外的大貓咪抓走。

& Lachman, 1988)，更重要的是這種現象提供個體適應能力為更正確的自我調整系統。透過了創作活動孩子會從中尋找積極正面的經驗，以沖淡他／她內心不舒服的事件或感受。而這種經驗必需是喚醒內在發展的過程，與僅僅在孩子與其他人互動關係中產生的(Vygotsky, 1978)。因此休勒 Schore (1994)說過「當小孩子有了大人一起幫忙進行活動，今天他／她有了外在的協助，能促成明日的他／她將學習如何獨自一人進行活動」(p. 480)。同樣的，在孩子的繪畫過程中，父母師長是一名忠實的聽眾、是一名永遠鼓勵他／她的欣賞者、是一名可

以適時協助孩子學習如何處理自己問題的輔導者。

藝術一直都是孩子生活內容的一部份；藝術能幫忙孩子表達他們自己，而使得孩子更接近屬於他們的親密世界。孩子應該是自由自在的進行任何的創作形式，以表達他們自己的世界，而不是被其他人所期望的形式來建構與表達自己。基本上，在幼兒的藝術創作中最重要的不是審美的評估；而是潛在於孩子內心世界中，那一股強而有力地將其內心世界的訊息傳達給他人或是他們自己的能力。藝術是一種促進自我發現(self-discovery)和自我覺醒(self-awareness)的工具。藝術

的表達一如口語式的「說話」一樣，投射在視覺創作作品上以呈現個人的情感。對於幼兒的藝術創作經驗需付出真正用心關懷的，也許是對孩子藝術表達的心理過程關心、敏感、與敏銳觀察的過程；與試著去發現是什麼動力使得孩子的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得以平衡；也試著去明白孩子在繪畫時，是怎地進行自我調整過程。▲



## 參考書目

- Beebe, B., & Lachman, F. M. (1988). Mother infant mutual influence and precursors of psychic structure. In A. Goldberg (Ed.), Progress in Self psychology. Vol. 3 (pp. 3-25).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 Buck, J. N. (1992). The house-Tree-Person. Los Angeles: Western Psychology Service.
- Burns, R. C., Kaufman, S. H. (1970). Kinetic Family Drawings(K-F-D). New York: Brunner/Mazel.
- Lowenfeld, V., & Brittain, W. L. (1982). Creative and mental growth. New York : Macmillan. 28-55.
- Lark-Horovitz, B., Lewis, H., Luca, M. (1967).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art for better teaching. Ohio: Charles E. Merrill Books. Inc., 3-14.
- Marr, D. (1982). Vision. San Francisco: Freeman.
- Ormord, J. F. (1995). Human Learning. NJ: Prentice Hall. 150-160.
- Sander, L. W. (1980). The event structure of regulation in the Meonate-Caregiver system as a biological background for early organization of psychic structure. In A., Goldberg, (Ed.). Progress in self psychology. Vol. (pp.64-77).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 Southworth, G. W. (1982). Art in the Primary school: Towasrd first principles. Journal of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1(2), 2217-228.
- Schore, A. N. (194). Affect regula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self.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477-489.
- Trimbur, J. (1987). Beyond cognition: The voice inner speech. Rheroric Review, 5 (2), 211-219.
- Thompson, R. A. (1990). Emotion and self-regulation.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pp. 367-467).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Vygotsky, L. S. (1962). Thought and language, eds. & trans. E. Hanfmann, & Gertrude, V. Cambridge: MIT Press.
-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